

柳川日和手帖・

蕭芳芝篇



「芳子，你可以幫我送這些布去池田那嗎？」

西川太太叫我的時候，我正埋首於前陣子客人送來的一件小外套，這種香奈兒風格的外套結構原本就複雜，甚至需要用最小號的針來把衣擺收邊成有點刺繡的樣子。我眯著眼睛、屏著呼吸完全沒聽到任何聲音，直到她的手撈起了眼前的衣服才注意到。

「芳子不愧是年輕人，眼睛就是好，這麼細的針跟線也沒亂掉。」西川太太滿意地看著我的成品，「以後搞不好可以讓你用縫紉機啊！」

我茫然的看了眼放在店裡最顯眼位置的シンガー縫紉機，那台據說快2000圓，是自己月薪的十倍以上，平常只有西川太太跟她女兒可以碰的。西川太太見我還沒回過神，拍拍我說：「好了你也休息一下，幫我送這袋東西到池田洋服那，就說是西川拿過去的。」

我怔怔地接過，說：「那我送過去後需要買什麼回來嗎？」池田洋服在鈴蘭通上，

附近有不少商店，不知道店裡會不會需要什麼。

「不用，你送過去後幫我跑一趟旭町的楊家，楊太太說她想改一件衣服，你去幫我收衣服順便問問要怎麼改。」西川太太笑的親切，說：「你以前就在楊家做事，這樣也算回去看看老東家。」

我趕快收拾了東西出門，這才意識到，剛剛我全都是用日文跟西川太太對話而不覺侷促，果然就像少爺說的，日文這種東西，習慣就好了。

我都來這工作了三年，好像也該習慣了呢。



離開店前，習慣性把上身的洋服襯衫換成大襟衫，洋子——就是西川太太的女兒——見狀笑著說：「不過就是拿點東西去池田先生那，不用特別換衣服啦，髒了就洗，破了就用店裡的布再做一件啊，媽媽不會介意的，對不對？」

西川太太接了話：「對啊，芳子，不要那麼省啦，這樣傳出去好像我們對你不好一樣。」

她眼睛瞥向我衣服下襬，我知道她在看那道用舊布接起來放長的痕跡，媽媽也說過要不要乾脆另外找布接上看起來比較搭，但一直都忙就忘記了。

「啊，我不是怕衣服髒啦。」我盡量讓口氣裡帶著笑意，希望不要被聽出其自然，「因為不是要去旭町嗎，想說要順便去看看老朋友，穿洋服就不方便跟她們聊天了。」畢竟都是給人請的，我穿洋裝她們穿做雜役的衣服太奇怪了

西川太太聽懂了，連忙說：「那就真的要換衣服，好你趕快去，如果楊太太留你吃

飯就在那吃，你後天上班再拿要改的衣服過來這。」

我應了聲，走出洋服行，心裡忍不住嘆息，西川太太跟洋子都是好人，但她們認識的我也已經是在楊家當女傭，識得好東西的芳子了，她們從來都不認識那個只能在老家跟媽媽一起收鄰居的舊衣服來洗，偶爾撿點針線活做的芳芝。

芳芝就是芳芝，就算搬到城裡、會做洋裁了也還是芳芝。



離開池田洋服的時候，已經過了一點了。我腦中還迴盪著剛剛池田家老闆跟順便來拜訪的シンガー台灣代理聊天的內容。

「聽說你們最近在台北有張大單？」

「對啊就那個吉田家開的縫紉學校，一口氣進了十五台縫紉機，好像是真的想要擴大招生了。」

「現在縫紉那麼紅啊？」

「對，特別是台北現在真的很缺裁師傅，上次跟永樂町的林桑聊到就說現在只要你用縫紉機就幾乎可以找到工作，如果有250圓的資金就可以直接開店了。」

「這250圓應該不包括你們家的縫紉機吧，一台就要200圓了，這樣加上去誰開得起啊？」

「但是賺啊，你算嘛，開店準備金 250 圓、縫紉機 200 圓，加起來 450 圓，林桑說現在做洋裁一個月最少最少也淨賺 50 圓，這樣九個月就回來了，就算加上課的費用也只要十個月啊，難怪吉田家敢一口氣進那麼多台縫紉機。」

「學費要快 50 圓啊？」

「對啊，速成班，開給社會大眾的，上半年就能出師，一月就開始收新生了。」

聽到這裡，再待下去就會被發現在偷聽他們講話了，跟以前就認識的店裡學徒打了個招呼就離開。望著鈴蘭通上熙來攘往的人潮，我在想如果能在台北找到工作付房租跟生活費，開店跟縫紉機的錢可以唸完書後認真存，這樣只要先想辦法賺到學費。

問題是剩兩個月開學我要去哪裡生 50 圓，而且，怎麼那麼剛好是 50 圓。



我決定先擱置正盤桓在腦中的數學題與蠢蠢欲動的野心，往對街走去，到了廣田商店門口探頭探腦，想要在擠在店裡的一色客人裡找到自己想看的那個人。不過，無論是櫃台後或是在展示架前，似乎都沒看到。

這時一隻手忽然伸到我面前，我瞬間嗅著一股混合著奶油與肥皂的氣味，並看見五隻略顯肉感、卻絕對靈活敏捷的手指揪著個東西就往我嘴巴送。我好像被嚇到一樣來不及張嘴，只能用嘴唇感受對方手指略帶著點粗礪的質感，才恍然大悟的張嘴，讓那隻手把那東西丟到我嘴裡。

轉頭，那隻手的主人穿著跟我類似卻褪色更嚴重的大襟衫，笑咪咪的看著我。我常常很好奇為何她的眉眼間無論何時總帶著笑意，即便沒有在笑的時候，也會有種淡淡的喜悅感。不過每次想搞清楚時，最後總會忘記自己要搞清楚這件事。

我嘗了嘗，帶著點遲疑問：「牛奶糖？」

「對喔。」芝蘭笑著說：「你上次說香蕉口味的吃膩了，這次就給你原味啊，明明香蕉才是新高製果的招牌啊！」

「但每次都吃香蕉也會煩啊！」面對她，我也回以更深的微笑，「今天怎麼會放假？」芝蘭是廣田商店的員工，不過沒有穿著她們上班時一定要穿的小紋吳服，所以應該是放假吧？

「沒有放假啊！」芝蘭笑吟吟地舉起手上的巾著包袱給我看，「吳家三小姐在旭町辦宴會，老闆要我去幫忙，這裡是要帶去的糖果喔！」

「那，跟我剛好順路，一起走嗎？」

「當然！」



跟芝蘭走在鈴蘭通上也不是第一次了，總是在路外側，我在內側，我每次用的理由都是，我比較高，這樣比較顯眼，不會被人力車還是貨車撞到。但事實上是，我知道芝蘭愛看商店櫥窗，這樣她比較方便，我也方便從偶爾櫥窗會有的玻璃上看到她一臉興奮的神情。

就這樣走到了新富町市場，芝蘭說她要去買個香粉，我就跟她走了進去，在經過賣扣子的鋪子時，我忍不住嘆了口氣。

她看向我，知道我在煩惱什麼，說：「還沒決定好？」

回答她之前，我忍不住想到了一個月前中秋節回老家發生的事情。

其實那是個很普通的中秋節，我拎著西川太太跟大姨送我的月餅回老家，大弟因為在鐵路局當見習工所以沒辦法回來，就跟媽媽還有其他三個弟妹吃了頓飯，飯後在田埂邊賞月吃柚子的時候，忽然以前公學校的同學招治來找我。

「芳芝，你現在是不是會做洋裝了啊？」

招治有點怯生生地問我，我倒是懂了，現在一件訂做的洋裝大概要三四十塊，對日本人或許還好，但普通的台灣人實在是吃不消，有時就會有人找上我這個還不算出師的學徒，自備布料希望我幫忙做一件，反正也就是騙騙相親對象或是撐個面子，不用太精緻沒關係的。

我通常都會答應，一方面當練習技藝，一方面也可以賺個十五塊的零用錢。

但對招治來說，顯然不是這樣。

她自備布，另外給我五十塊，幫她做一件洋裝。



我看著芝蘭，無奈地說：「對啊，我還沒辦法決定。」

「唉，」她好像是幫我嘆了口氣，「如果只是做件衣服還好說，但是偏偏還有奇怪的要求。」

我想起招治說的話：「你照著我的身材做衣服，但是左肩要比右肩低三公分，右腰要比左腰多留個十二公分，裙片不要垂下來，要幾乎垂直於腰線。」

「這要求誰看了都會覺得怪！」我也嘆了口氣，「我上次在中央書局遇到少爺，就跟他討論了一下，他搞不懂就把問題丟給林大哥。林大哥提出一個可能。據說上海的西裝訂做行業很競爭，有兩間都開在靜安寺附近的西裝舖，其中一間接到了類似的委託，看利潤豐厚就照做，結果是對家找人去訂做的，接下來逢人就說這件歪七扭八的西裝就是那某某做的衣服，結果那間店只能倒閉。」

「但我們上次也說了，這故事好像不適合你遇到的狀況。」芝蘭回道：「一方面你是接

私活，根本沒辦法把這件衣服連結到西川太太身上；另一方面，招治家……」

「……很有錢，不過是做木業的，人家收買不了他們，他們也沒必要針對西川家。」我接口道，「而且重點是，招治要結婚了。」

當晚招治離開後，我那性喜講人閒話的媽媽隨即提及她好像二月就要嫁到嘉義去了。這好像也就可以排除她想要特別針對我的可能，畢竟沒有人在結婚前要冒著傳出不好聽的名聲的風險。



「其實如果在今天中午之前，我大概是已經決定回絕了。」我想起當初本來想追問，但被招治交代不要追問，不管願不願意，十一月中前回覆她就可以，要不是當初她家也給了我們家不少洗衣服的機會，我大概立刻回絕。

「喔，那今天中午之後呢？」買完東西的芝蘭，跟我一起走到接近柳川的位置，風大了起來，吹起她的頭髮。

我幾乎可以聞到那混合著苦茶油與汗漬的氣味，於是衝口而出：「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到台北打拼？」風又吹起，甚至混著沙石撲向眼睛，我趕快閉上眼，聽到一句模模糊糊的「蛤？」

「我說，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台北打拼？」我睜開了雙眼，然後愕然的發現眼前空無一人。

不，不是眼前而已，我環顧四周，就連剛剛人聲鼎沸的新富町市場都瞬間沈寂下來，唯一傳來聲音的，只有柳川河堤邊忽然出現看似商展的地方。

我抱持著某種破釜沈舟的心情，直接走入商展，卻愕然的發現，裡頭雖然沒人，但卻擺著大量的、層層疊疊的、我一輩子都看不完的書，就連中央書局的藏書量大概都比不上這邊。

而且奇特的是，我在看到一本書的同時，可能連字的輪廓都還沒辨別出來，我就知道了那本書的書名與一切需要藉以判斷的資訊，有《愛情神話》、有《蝴蝶春夢》、有《傲慢與偏見》。

還有，《海邊的房間》，我知道這本就是要看的書。

我打開了它，看著篇名。

〈貓病〉。



我不太確定我是怎麼「讀」完那篇小說的，我拿起來的時候發現是中文，隨後那些以我貧瘠的漢字閱讀能力不可能應付的複雜字節以及獨屬於漢文的句構便以一種奇特的形式與我產生共鳴，我可以意識到某種存在分拆了那篇小說，將其能與我過去的心智符契的部分召喚出來，並用神秘的方式與我溝通。

雖然我沒經驗，但感覺起來就好像鸞堂降乩一樣。

無論如何，我讀完了，而且深深的感到震撼。儘管僅以異議相接，我仍然清楚的感受到那篇小說與我的時代隔閡，獨居女性爲了追求自己以爲的幸福，居然傷害自己養的小貓，就爲了與獸醫——那個時代的貓居然還有專門的醫生！——相遇。

我猜對某些人而言，這應該是篇很恐怖的小說吧，但不像少爺愛看的什麼波還是藍波的，這篇小說的恐怖，不是那些怪物或殺人者，也不是故作姿態的氣氛，而是一個人不小心多走了一點點，就會變成這樣。

好羨慕啊。

一個女性可以任意而為，無論如何都能活下去，即便獨身、年老，也可以爲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而努力的時代，好羨慕啊。我連要離家北上，都需要說服自己是爲了賺錢讓弟弟妹妹可以到台北來一起生活，而不能承認，我就只是不想再負擔親情，而只想一個人、或許兩個人自在的生活而已。

或許，女性的生涯期待，只能跟現實謀合成大家所能理解的形式吧。

咦？等等。



大風再度颳起，我雖然站在地上，卻有種從高處往下跳的騰飛感，將將落地之時，耳邊剛好傳來芝蘭說的那個「蛤」的後半段。

睜開眼睛，芝蘭站在我身前，而理應在她身後的商展也毫不意外地消失不見，沒有任何痕跡，她見我恍神，搖了搖我的手臂，說：「你剛剛說什麼？」

「我說……」我忽然想通了，這個時代女性的願望總是要跟現實妥協的，但有的女性的妥協只是讓自己無止盡的退讓，有的女性則會從中找到自己可以獲得某些期待的東西的機會，那，招治呢？她雖然內向卻很聰明，總是在班上的人際關係相處中找到一個平衡點，那這次的這個怪異的洋裝訂做的要求，難道不會也是願望跟現實平衡的結果嗎？

「我說，我覺得我大概懂招治爲什麼會提那個要求了。」

「真的？」芝蘭的眼睛亮晶晶的。

「大概，我想。」我略帶保留，跟她說了或許這個要求是願望折衷的結果，「那問題是，爲什麼你會有個願望是要做歪七扭八的衣服？」

「因爲要給歪七扭八的人穿？」芝蘭大概覺得自己講了句俏皮話，笑得開心，我也笑了。

「搞不好真的是喔。」我肯定了她的玩笑，繼續說出自己的猜測，「你看嘛，她二月就要結婚，有什麼事情不能等到那以後再說，所以表示這件事大概跟她結婚有關，最起碼得在結婚前解決。那這件洋裝在結婚前一定得做好，所以是爲了……」

「參加婚禮可以穿！」我跟芝蘭異口同聲的說。



「有時候我們會接到一些比較麻煩的委託，通常是身體有點缺陷的人，長短腳啊、高低肩啊那都很好處理，通常都是爲了大事來訂做啦，結婚算大事。」我回道。

「身體歪成那樣，這身體狀況大概不簡單喔。」芝蘭有點遲疑地說：「小兒麻痺？」

「有可能，小兒麻痺的人因爲長期躺著，不小心脊椎側彎的特別厲害。」我說著從西川太太那聽到的常識，「當然也有可能先天畸形或是後來受傷之類的，這個我們不是很確定。假設真的是這樣，那小兒麻痺有什麼好藏起來的？」

我迎著芝蘭好奇的目光說出自己的猜想：「以招治家那麼有錢，應該只會嫁到更有錢的人家吧？那根據我以前在楊家幫傭的經驗，有錢人家規矩也大。我猜招治婆家大概會覺得婚宴上有個小兒麻痺患者很犯忌諱，但招治又想讓自己姐妹沾沾喜氣，於是就想訂做一套專屬於那個人的洋裝吧。」

「啊。」芝蘭的眼神黯淡了一些，「也有可能，招治家根本沒讓對方知道自己家有

個小兒麻痺病人吧。」

我沒想過這個可能，不過從招治偷偷來找我這件事看來，這恐怕才是真相。

「所以，我過幾天想辦法請個假回老家跟招治確認一下。」我挽住芝蘭的手，往旭町的方向走，驚喜地看見大姨與少爺正走在一起，決定跟他們一起回楊家。

芝蘭跟我道別，問說：「如果真是這樣，你要接囉？」

我點點頭，想著這或許將會開啓我的——如果你願意也可以是你的——新人生。